



●《甲冑》是一組由半透明皮革構成的雕塑。

現於冰島發展的藝術家 Sruli Recht 的首場亞洲個展「墟構：未來遺跡」(LAIR: Relics for the Future)，正於深圳南山區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舉行，展期直至3月3日。半透明皮革構成的雕塑、經由電解生成的礦物編織物、熔岩鑄造的黑曜石鏡面、嵌有逾3,200顆鑽石的模擬手榴彈等逾80件作品在約1萬呎的場地呈現，令觀眾在帶有陌生氣息和充滿未知性的環境中一點點打開心門、釋放各味情緒。

### 首場亞洲個展深圳舉行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竹



●Sruli Recht 偏向於不斷踏出舒適圈。



●《水論》將古老編織技藝與海洋生長元素融合。

# 藝術家 Sruli Recht：打造神秘的未來遺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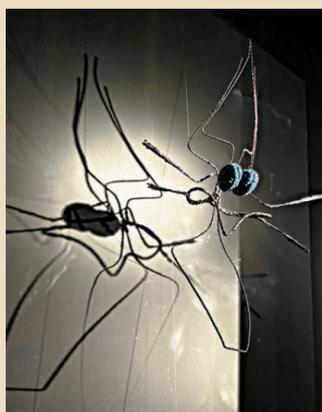
英文詞「lair」有巢穴和藏身地之意。提起展覽名稱的構思，Sruli 表示，創造性地使用語言是為觀眾製造懸念的最有利的途徑，也有助於在物體、意義、觀眾體驗之間建立一種建築距離。「因為人類是充滿象徵意義和具體意義的生物，但語言的雙重遊戲於我而言富有趣味性。一方面，我們可以意識到人類與其他動物息息相關；另一方面，從流行文化的角度看，《lair》又與超級反派有關。許多反派角色也通常有着極高的品味——他們擁有最好的衣飾和建築。」這種反派形象擁有高質生活的情況引發了 Sruli 的思考。

藝術家還為不同展區調製出各有特點的氣味，在冰島音樂家 Valgeir Guðjónsson 特別設計的環境音樂中，為展覽現場覆上了一層新奇且神秘的「紗簾」。而當參觀過展覽的觀眾回想起現場的藝術作品時，當時撲入鼻腔的氣味或許也會隨記憶湧現而來。

### 讓觀眾獲得開放式體驗

StyleZeitgeist 雜誌創辦人 Eugene Rabkin 表示，當前許多展覽都偏向在觀眾開始思考前就給出引導或答案，「你走入博物館，閱覽藝術品旁的匾牌；它告訴你藝術品承載了什麼故事。這時，藝術的意義是什麼呢？」他認為，藝術的意義是提出問題，當觀眾被直接遞送答案時，藝術的旨意就被否定了。「這次展覽卻不同，它讓觀眾親自下結論。」

對此 Sruli 表示，自己一直追求的，是讓觀眾經歷一系列能夠觸發情緒及生理反應的元素，以幫助他們在各種形式下接受這種體驗。他指出，談起沉浸式藝術，人們常指向將自己包圍的投影或大屏幕，「但我們並沒有真正地沉浸其中，只是處於其中。」他指出，部分展覽不是為了觀眾的實時體驗而設計，而是預先確定，如將一批作品簡單掛在白牆上。「你走進去，觀賞，但也在通過餘光尋找這個場地的出口。」因此在許多展覽



●《蜂孕》或許會令觀眾聯想到昆蟲。

中，Sruli 都會考慮如何盡快離開現場。

他認為，展覽規劃者可以思考如何讓觀眾獲得與看電影相同的感受。「當你為觀眾構建一個基於時間的體驗環境，你會帶領他們開啟一段情感之旅，而這段旅程發生在肉體與思想中。電影院的椅子也是這段經歷的一部分。」

### 創造性追求是孤單的體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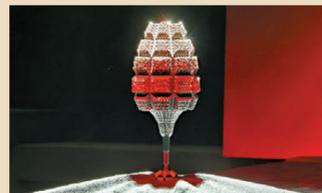
在 Sruli 看來，一段藝術體驗的高潮是哭泣或大笑，即在一開放、脆弱或驚喜的情況下達至某種情緒狀態。在此狀態中獲得的情緒，是比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調節的情緒，如禮貌、耐心等，都要大的反應。「所以能夠創造出可以讓觀眾感知到更大情緒的作品，是非常特別的。這也是我個人希望從藝術品中獲得的體驗。」Sruli 也能夠通過觀眾的反應不斷獲得新的感受，產生新的思考。

他續表示，創造性追求常是一種孤單的體驗，即便是一個合作項目。「當我跟人們說自己天生內向時，很多人都會有些驚訝，因為我經常和一群人在同一間屋子裏。但其實我獨處時會更自如，因為我很喜歡思考各種事情。」

Sruli 平日也會開展教學。「我在培訓時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引導人們看到自己已經能夠看到的之外的部分，那麼如何實現這點呢？有一種想法是，我們在已知事物的模型上想像未知。」如何從已知駛向未知？Sruli 的一個方法是藉助不適感來實現這種發展。「如果我一直創作、聽音樂等，就總會感到舒適……但如果我關注自己不喜歡的事物，然後在世上使用它（們），這意味著我總能做一些自己不會被自然性地吸引的事，因此不適感對很多事來講都很關鍵。」他表示，如果自己一直遵循個人偏好創作，那便永遠不會打造出此次展出的這批作品。這是一種持續性的挑戰。



●《感諧》的機甲部分會定時抖動。



●《幻誕》的模擬手榴彈嵌有逾3,200顆鑽石。



●《地卜》是一組以熔岩鑄造的作品。



●《核瀑》呈現水的起源。



●《羽裘》質問價值判斷的脆弱與荒誕。

## 徐悲鴻紀念館馬主題精品展 將溫順良駒轉為昂揚戰士

每當提及徐悲鴻，人們腦海中便會不由自主地浮現出風馳電掣的駿馬形象。徐悲鴻的馬，已不僅是一種繪畫題材，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文化符號。馬年新春之際，「奔騰尺幅間——館藏馬主題精品展」在北京徐悲鴻紀念館開幕，直至3月8日。徐悲鴻代表作《九方皋》《群奔》等50餘幅藝術珍品集中亮相。一幅幅畫作以時間為軸，完整展現徐悲鴻奔馬創作的演變軌跡，帶領觀眾步入波瀾壯闊的視覺之旅，感受一筆一墨間蘊藏的生命律動。展覽還首次呈現徐悲鴻所藏元、明、清各時期的珍品佳作，為觀眾提供了一場跨時空的藝術對話，感受不同時期的藝術魅力與時代特色。

徐悲鴻自幼師從其父徐達章，其早期作品中馬的形象多為傳統中國畫的風格，帶有寧靜與詩意，以生動傳神的藝術表現傳達文人情懷。徐悲鴻留學歐洲時，又潛心研究馬的解剖學，對馬的骨骼、肌肉了如指掌。他筆下的馬無論是靜立還是舞躍，都具有無懈可擊的真實感。通過將西方寫實技巧與中國傳統水墨的寫意精神相融合，徐悲鴻創造出一種獨具特色的和諧美學。展廳中一幅《三馬圖》正是他於1919年完成的作品，畫面之中，蒼松翠柏下，佇立着兩匹駿馬與一匹幼駒，構成一幅溫馨和睦的馬之家庭圖景。松在中國文化裏象徵着堅定、貞潔與長壽，這般組合寓意着家庭和美、身體康泰、事業興旺的美好祈願。

抗戰的烽火燃起，改變了徐悲鴻筆下馬的氣質。牠們不再是溫順的良駒，而是化身為「哀鳴思戰鬥，迴立向蒼蒼」的戰士。他在抗戰時期的創作充滿英勇與戰鬥精神，其筆墨更加奔放豪邁，馬的形象矯健有力，鬃毛飛揚，充滿了一往無前、不屈不撓的氣勢，



●《群奔》是徐悲鴻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。

鼓舞人心。在展廳中央那幅創作於1942年的《群奔》中，六馬組合呈現於畫面之上，牠們昂首嘶鳴、疾馳衝鋒，盡顯一往無前的大氣之勢。民族危亡之際，徐悲鴻筆下的奔馬成為了正在覺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徵。馬不再僅僅是紙上的墨象，而是苦難中中華民族不屈靈魂的嘶吼，是奔向光明的希望。

### 繪出騎兵英雄之剛毅

展廳的最後部分，有一幅作品創作於1950年，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期間，徐悲鴻結識了解放軍騎兵戰士邵喜德，並被其戰鬥事跡深深打動，於是為他繪製了這幅肖像。畫中邵喜德身着綠色軍裝，胸前佩戴勳章，左手輕按腰間戰刀，身旁立着一匹白色戰馬，目光堅毅地望向前方，生動展現了騎兵英雄的剛毅與無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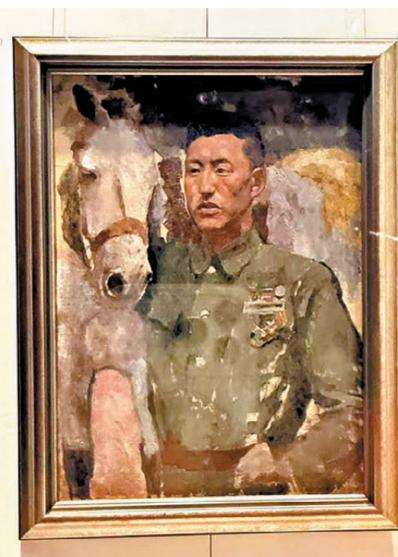
新中國成立後，徐悲鴻作品展現出對未來的期



●《田橫五百士》是徐悲鴻的油畫代表作之一。

與活力，用繪畫描繪人民的希望與夢想。他筆下的駿馬由「怒吼」轉向「昂揚」，煥發出蓬勃朝氣，以鮮活的筆觸描繪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殷殷期盼。1953年，暮年的徐悲鴻揮毫完成又一幅《奔馬》，並在畫上題寫道「山河百戰歸民主，鏖盡崎嶇大道平」，感嘆中國迎來天翻地覆的變化。觀眾彷彿能感受到，拂過馬背的不再是硝煙與狂風，而是和煦的春風。那堅實踏地的馬蹄，不再是奔赴戰場的急促，而是邁向新生的從容。

近代中國風雨飄搖的歲月裏，徐悲鴻擅長通過中西融合的筆墨，描繪時代主題和對民族精神的呼喚。他的多幅作品選取了歷史和傳說的題材，歌頌中華民族優秀精神，如《田橫五百士》記錄了捨生取義的悲壯，《愚公移山》則承載着百折不撓的堅毅。此次展出的《九方皋》，取材於《列子》中「九方皋相馬」的故事：畫面中的相馬師九方皋又



●徐悲鴻為解放軍騎兵戰士邵喜德繪製了這幅肖像。

腰昂首站立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前方的黑色駿馬，徐悲鴻筆下的馬大都是不戴韁繩、追求自由的野馬、奔馬，而唯有這匹黑馬戴着紅韁。他借古喻今，表達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對「伯樂」的渴望，畫中的馬「願為知己者所用」，正是有識之士渴望為國效力的真實寫照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